

佳作

作品：
畫家

得獎者：
施柏榮

施柏榮，一九八五年生，彰化秀水鄉三塊厝人，老家種稻，父母為六〇年代北上之城鄉移民，從小在工廠與市場中長大，現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生。學經歷背景多元，跨越社會科學與都市計畫學門。在花蓮生活的三年間，走遍洄瀾各城鎮、鄉間，同時開始思維什麼是家，孕育寫作能量。投稿過許多文學競賽，曾獲得花蓮文學獎散文類菁英組佳作獎。



得獎感言：

阿公、阿嬤，我小榮啦，今天忙，沒有跟你們Skype，但是還是想要跟你們說，要多穿一點衣服喔。感謝，給辛苦的爸媽，一向都因是你們的孩子感到驕傲；感謝，給小啾，謝謝妳的陪伴，是伯樂，也是至愛。感謝，給予生命中好多人，妹妹、黑妞、家人、好友、老師……起初，要寫的是家鄉，沒想到卻打開了一本心裡的相簿，打開了好多想念。

畫家

夏。阿嬤對著還小的我說道：「芭樂不可以拿去拜土地公。」我問為什麼。她說：「因為芭樂的種子是鳥仔放出來，落入土生出來的，不乾淨，這樣對土地公不禮貌。」聽說，番茄也是，種子硬，怎麼咬也咬不破。

家鄉，說是近海但也不見海、說是見山倒也不近山。印象中，只是一望無盡的青綠稻禾，任憑南風踏著背，掩著稻穗，彎。

二十多年前，爸媽隨著歷史鼓動的繁榮，離開家鄉彰化，到台北經營起成衣廠的活，聽說那年村裡和爸媽相同歲數的人，多數都帶上相同期待的皮箱，乘著北上台北的火車，掩沒於沒人熟識的城，彷彿前往，就能成功歸來的樣子。

爸媽離開那年，阿公、阿嬤留在家鄉繼續耕作田地，家鄉的土濕黏，春夏僅能種稻，冬天也只有豌豆、甘藷。

家中的老厝，是磚砌的三合院，往前院的大門望過去，就是耕作的水稻田；在田間的水圳旁，有一間小小的紅磚厝，大約只有一個人高，是村子裡供奉土地公的小廟。阿嬤時常說，土地公掌管我們村裡的大小事情，像是今年土地要種些什麼、要不要翻土地、什麼時候該種下秧、什麼時候要收割

稻，還有哪家的厝頂要翻修，都得問牠。其實，小時候見牠，鬍子白白的，梳理得乾淨。而牠住的小廟，就這樣矗立在綠中，看著稻禾搖曳。在廟的旁邊，有一棵與人一般高的番茄樹，果實不大，也酸。

印象中，村子裡都是紅磚砌的厝；直到有一天，村子裡某一人家蓋起「樓仔厝」。

這顯然對當時的村子來說是大事。那人家建起的「樓仔厝」硬是比村裡的房子要高出一層樓高，旁邊的鄰居不論是哪種心情，也難免不服氣。有人說，這樣會擋到日照，令隔壁的人家，無法曬到新割下的穀子；也有人說，灰色的建材不吉利，沒有紅磚紅瓦來得福氣；但是最引人議論的，莫過於前方住家的男主人搬運米袋到倉庫時，不知為何扭傷了腰，休養了快一年之後才復原良好。眾人在土地公的小廟前解決了這件「大事」，據說土地公判蓋「樓仔厝」的那戶人家，要宴請村子的人一場酒席。

奇怪的是，這戶人家的「樓仔厝」蓋起之後，村子的其他人家也紛紛換新房，聽說更有不少村子裡的人，轉做「板模」、「土木」等營造屋舍的活，村子頓時添了好幾輛發財車，車後總載滿了木板、水泥及攪土機。自家村子的不會做自家村的生意，是因為村子裡做這活的人多，交給誰都不是。村子裡順口叫的，不是阿叔，就是伯伯，好不親近熟稔，誰都不想因為家裡要翻修，連家族的事情都給攪翻了。

像是在比較誰拆房快、誰的樓仔厝蓋得高一般，聽轉幹板模活的叔公說，不只在我們這村蓋起樓

仔厝，在那村、那縣也是這樣。古厝壁畫中的謙恭孺子、舊時軼事，也不會想到有一天會淪為田中廢棄的磚土。

換上的是風格迥異、不土不洋的建築，說是台北房子都長得這般。鄉，也得入時。這年，圳旁的土地公廟，仍靜靜地看著田。只是，不再有人問祂，自個家中的房是不是該翻了。

「要下西北雨了，快點幫忙把塑膠布蓋在稻穀上，不然就曬不乾了。」阿嬤吆喝著。辛苦一番之後，阿嬤總會在椅子上對我說道：「雷公打雷，不會亂打，只打浪費糧食的人，一種是偷吃雞蛋的蛇妖。」我接著問為什麼要打浪費糧食的人呢？她說：「米是人辛苦從土裡換來的，那是很辛苦的事情，怎麼可以浪費？」

老實說，我直到上高中前都還相信，每當下起西北雨、打起雷，就有某條蛇妖要倒大楣。某年，這雷，打在村子裡，轟隆轟隆；但怎也大不過隔壁鐵工廠的機械聲。

一年夏天，隔壁樓仔厝的庭院，建了黃色的鐵皮，進了一些打鐵機械，每天沒日沒夜地打。那敲鐵的聲音跟遠村傳來的「哭調仔」攪和成一股奇特的音域，那邊哭得既大聲又慘烈，這頭卻敲得既用力又快速。聽說，在工廠裡工作的青年，是工廠老闆從東部找來的原住民，力氣很大，就算工作再晚也不會覺得累，只見中午短短休息時，蹲在工廠外頭的販賣機前，喝著冷飲，眼睛不敢看著村裡的人，他們彷彿住在村子的死角，也不說話。

「那些番仔真憨，被騙來這裡做事，還很歡喜一樣，真憨！」阿公在午後，坐在躺椅上說著。

每月的農曆十五，無論再怎麼忙，阿嬤總會帶著我，手裡端上剛烹熟的雞、魚及三層肉，有時候還會順手拿了釋迦、芒果等果子，說要到土地公那祭拜。走在有點濕軟的田埂，到了土地公廟前，都要燒上幾炷香，先向外頭天公伯祝禱一番後，轉向與土地公祈願，說說這個月家裡發生了什麼事、什麼事需要土地公多幫忙關注、操心。老實說，阿嬤有時說得很快，不是很確定她究竟與土地公說了什麼，但是最終，我總會聽到她說到「平安」這兩個字。

一個月中，也只有這天下午的廟裡顯得熱鬧，因為村子裡的婦人都會聚在這裡，除了燒香焚錢之外，還會彼此說說誰家老公、孩子在哪裡做了好活、發了財、牽了新轎車之類的話語。一些時候，阿嬤總是雙手放在背後靜靜聽著，看看時間差不多，就回廟裡拿起兩片筊，問問土地公是不是已經吃飽，如果一陰一陽吃飽了，阿嬤就會斟上三杯米酒，一杯給土地公，一杯潑在金爐，一杯灑在周圍的土地上，最後收拾供品離去。

這天，會是一個月之中，吃得最豐盛的時候。就算肉脯上掉了些香灰，撥去，就是一道可口的菜肴。

「要多念書，不然就會跟你阿公一樣種田！」阿嬤對著我說著。阿公這一生，除了年輕時短暫到外地做生意之外，大部分的時候都待在村子裡種稻。阿嬤常常說，阿公甘願一輩子種稻，守著土地卻管不著天，讓她也跟著勞苦。夏天，稻穗從青綠到黃，不明白哪吹來的風，只掩得低。

這年村子外的縣道拓寬，可行大車到市區，連高速公路都再做一條更寬、更新、更快的，好不奔

忙繁榮的景象。夜晚，往村子的東北方望去，可以見到幾點紅色的閃光，聽阿公說才了解，那是位於台中海邊，火力發電廠的高大煙囪，害怕經過的飛機撞上，因此點上紅色的亮光。比星星還要亮。

家鄉的變化像是酸黃的羊皮紙；但是鄉還是鄉，比起城，地景的變化總是顯得緩慢，但是鄉總是鄉，不像城，有眾多繁榮支撐起的架，可以像謊言般，說服不了別人，但總說服得了自己。踽踽獨行的，是家鄉的身影。

一年夏天，突然出現吃不完的冰棒。那些冰棒是黑荔婆仔家裡來的。黑荔婆仔家中豢養白豬，白豬飼料費用昂貴，所以就從台中那邊的賣場買了一批快要過期的冰，有些還要幾天才過期，所以黑荔婆仔總會吆喝著村子裡的小孩過來，小孩當然欣喜地拿起來吃，也管不著是不是豬吃的飼料。

說也奇怪，這年後，養豬、養雞、養牛的人多了，倒不像從前在自家院裡用竹子排編幾個小舍養著，等到時節之時，殺給自家祖先、神明用；而是養在大片的農田裡，少則上百，多則上千。那人家要養豬，就把自家地旁的水圳堵住，若在水源下游還好，有些圈養的土地在水源的上游處，先把水圳堵住了，下方的田地可就沒有水可灌溉。也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漸漸沒有人用水圳的水來灌溉田地，田間豎立起一個又一個的打水幫浦，從地底打起水來，像是地下永遠有抽不完的水一般。水圳呢？原本相連村子各家農田的水圳，變得像排放廢棄水的臭水溝，有油污、有排泄物，什麼都有，就是沒有魚、沒有蝌蚪、沒有螺，也沒有蟹。

那年的南風吹，多了些豬屎、牛糞的氣味。田呢？沒水也不種田了，有的改種些牧草，有些，隨

便丟個油麻菜籽，讓長一片黃色的花海，顯得乾脆。時間到了，自然會有公所的人來收，農家不種田倒也能領到政府給的休耕補助。

這年村子，十塊田，有兩塊養豬，兩塊種牧草，三塊休耕，還有一塊堆著村裡拆房拆下的磚塊、瓦片，剩下的，才是田。

大約五、六年前，阿公才決定把家中的古厝翻成樓仔厝。新翻的厝，基地填了不少水泥，離地離了幾十公分有。

「旁邊的厝都翻了，我們不翻，家矮了別人許多，這樣對我們家也不好。」阿公說道。其實，決定把厝翻新的原因是其它因素，早在幾年前，一場大地震將古厝的樑震出個大縫來，爸媽要阿公將厝翻新，也比較安全。

上高中之後，比較少回到阿公、阿嬤家了。原本什麼農事都一手包辦的阿公，也將可以讓外人做的，交出去，也顯得省力、省事。這天，不知是初一還是十五，我拿著供品，隨阿嬤前往土地公廟祭拜去，一路上經過的田埂比起以前要好走得多了。到了廟前，見著了土地公，阿嬤口中仍替全家嚷嚷著平安，我也跟著燒香、焚錢。土地公廟前還是熱鬧，許多說不出稱謂的阿婆仔聚集在此聊著天，除了說著誰家的誰去大陸做生意、誰家的誰在台北買了房子之外，還多了些誰家的誰，跟著佛祖修行、成了仙之類的話。

樓仔厝雖然可以蓋得高，但沒經過幾年後，灰灰白白的外表就顯得難看。

兩年前，阿公也將靠近道路的土地賣出去了；沒過幾個月，地上蓋起了鐵皮屋，裡頭做著電鍍的活。這年阿公也不再種田了，因為田裡的活太累、太苦，阿公的身體需要休息。

又過了一年，一樣跟著阿嬤到土地公廟前。土地公廟已顯得破舊，廟中屋樑上的漆掉了許多，不知道是蟲蛀的，還是風颳的。廟門兩邊壁上，還可以見到過年時節貼的春聯，一層又一層的，最下層的最白，白得已經看不出原先寫了什麼字；最上層的，雖被雨水打得褪了顏色，但仍見粉紅色的底紙以及上頭寫的字樣，上聯寫著：「二禱地蘊萬年青」，下聯為對應著寫道：「五湖眾享榮華貴」，上頭橫批為：「時來運轉導迷津」。繞到廟後，只見牆上噴了漆，上頭寫著一串電話號碼，下方有幾行字寫道：「農舍5000坪、近彰化火車站、近交流道」。除此之外，還有一些廣告紙也貼著。阿嬤吆喝著我回家了。

也許，比起繁榮，蒼老，更令家鄉顯得難耐。從遠方傳來的「哭調仔」，大聲謠唱，隨風傳來。聲音細細地像針，刺得悲痛又苦楚。



評審意見

新世代變異中的農鄉

◎吳晟

畫家，不是拿畫筆的畫家，而是以文字畫我的家、我的家鄉。這個家、這個家鄉，是阿公阿嬤生
活於斯、耕作於斯的農村，描述背景以「二十多年前」八〇年代為主，也是作者出生的年代，正逢台
灣農村經濟結構、生活形態大幅變遷，眾多農村青年離鄉背井，去都會謀生求發展的移民潮，作者父
母便是其中一員。本文一段一段敘述親身經歷和阿公阿嬤講述的農村景象及變貌，兼雜今昔對比。相
較於七〇、八〇年代興起的鄉土文學，本文筆調顯然平淡多了，沒有太多感慨與沉重感，然而仍隱隱
透露出某些時代變遷中歷史鄉愁的意味。

隨著城市快速擴張、工商發達、科技當道，農村快速萎縮，人與土地的情感愈疏離，新世代寫作
者，能關照到這個題材，難能可貴。